

贵州·永恒的红色记忆

(组诗)

□岳德彬

黎平会议会址
黎平县城德凤镇。这一天真正“得风”了。
那支长征到达湖南通道的军队
高层的大多数人都终于听到了一个人的建议不进湘西
浴火的凤凰大道向贵州黎平呼啸而来
用南象山的林涛和清水梳理羽翼

1934年12月18日
在胡荣顺高守的深宅大院
那个人 用一双被烈火冶炼的
火眼睛睛
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
进军鄂北 在川鄂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让蒋介石在湘西重兵布阵的口袋形虚设
这就是“宁都会议”被撤掉红军总政委的那个人
他 左手叉腰 右手轻轻弹去烟卷上的烟灰
神清意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作出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许多痛苦和茫然之后
战友们暗淡的眼睛放出鱼肚白色
小泉城黎平清清亮亮的泉水
洗去全军将士精神和肉体的风尘
黎平 拉开中国革命一出大戏的帷幕

乌江江界河渡口

乌江“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从通道转兵贵州不进湘西
不钻敌人布下的口袋
是那个伟人的睿智
在黎平维持通道转兵贵州的决定
直捣黔北 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是那个伟人和他的亲密战友的果断与坚定
在瓮安乌江界河河畔的猴场
激烈论战 又一次否定“左”倾和教条

重申黎平会议决定:进军川黔边

寒风割人 天险谁争?
博古暗然神伤地说:
又一个湘江!
毛泽东淡笑中指点江山:
乌江绝不是湘江!

大渡口呐喊佯攻
老虎口勇渡真渡
炮火与鲜血
乌江刹那间变成红江
几多英武的魂魄永驻大江两岸
滔滔不息的江水至今没有停息进军的呐喊
紧急中改用双层竹筏!是一个战士的聪明建议
红军征服了巨浪、暗礁和敌军的封锁
敌人惊呼“神兵天降”
大军胜利渡江

这是1935年1月1日
进军遵义的重重障碍
一鼓荡平!
一页崭新的历史
即将诞生!
毛泽东超凡的智慧
来自学识更来自对一切实情的准确判断
岂是那些纸上谈兵的腐词繁文!

遵义会议会址

在如今的遵义城
这栋楼房已显得很矮
但它却
永远雄踞在中国革命史的制高点

在江西 中国工农红军
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
第五次却倒下了无数的战士
折损了几多精英
密布的阴云如丝的细雨中

江西老表唱起那深情而哀婉的
“十送红军”

勇猛的狮子被什么样的锁链套住
处处陷入绝境?
人类军事史上空前的大转移
草鞋上的鲜血
把千里万里的足迹印刷成燃烧的呐喊:
为什么!
为什么!!

中国的革命
应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
背离中国实情的教条、“左”倾、冒进
永远是需要踢开的绊脚石

1935年1月15日 16日 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那些疲惫不堪神情庄重
肩扛补丁面有菜色的军人走进会场
那小小的窄窄的27个平米的屋子
立时就变成
包容世界的天空
风云际会 电闪雷鸣

那个人
精辟 透彻 严肃 智慧的发言
使这一块历史的天空风停雨止
新阳初露

一阵阵掌声 让那个人
重新
卓然站起
站起的 不仅是一个人
是党和红军的命运
是整个中国的命运

一个名字风一样传遍四面八方——
毛泽东!

离歌

——怀安顺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剑平

□张麟

或许,他该来上班了吧,当窗外有风吹过,当楼道里有响动传来,情不自禁就会有一种期盼。同事一场,相处数年,他的办公室就在外间,虽然各属两个不同的部室,但因场所逼迫,条件有限,大家同一个门里进出,同一个房间开会,同一个饮水机饮水,言语淡淡,态度谦谦,以致如今再怎么使劲想,也想不起曾经有过什么不愉快,相反倒于花开花谢的流光里,时时浮起一张亲切可掬的笑容,使人哀叹,使人忧伤,使人手足无措。

2001年市文联换届初相见,他身材单薄,相貌普通,黑目瘦,所以当别人介绍他是作曲家时,我心疑问:这样一具平凡的躯体,一个平常的人,真有那份歌唱的能力?2003年我调至市文联,与他成为同事,近距离相处的他虽然比我还年长几岁,但行为举止更多的时候则像个小孩。比如打印文件时点错页面,别人多半不主动声色就处理掉了,而他则弄得手忙脚乱,一边关打印机,一边把错打的文件一通乱藏,深怕人家发现他浪费纸张,原本小小的失误,却如杀人放火让他难以担当;又比如工作中某个电话打不通,老是回复说请稍后再拨,他会嘴一撇头一扭说搞错不得!我又不是女的,咋老让我骚扰后再说?把诸多不顺手化为展颜一笑。

忽略他作曲家身份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因为他曾经当过办公室主任,大家天热了找他要风扇,天冷了找他要取暖炉,鼠标坏了找他,茶叶没了找他,就连一瓶浆糊、一张纸、一枚针没了也都找他,而他也总是和颜悦色,办得到的办,办不到的好好说。最难忘的是在酒桌上,无论是我们招待别人,还是别人招待我们,吃不完的鸡鸭鱼肉,他一概舍不得让店家回收,总吩咐服务员仔细打包,然后总是我和他两个人分,因为养了条小狗,我也养了条小狗,而所有的搜刮,又不全都是为小狗,那些放辣椒、放花椒、筷子没动多少的辣子鸡,炒三鲜,他也总会分塞一盒给我,说不要浪费,都是好东西,回头吃面条时放一点,不比自家弄的香?久而久之,鸡毛蒜皮,俗人俗世,你就忘了他原本的身份,忘了他会作曲,忘了他得过“五个一”工程音乐奖,从而单纯地把他当作一位平和友善的同事,一个节俭质朴的兄长。

然而夜莺总要歌唱,是音符总要成曲。2005年的一次音乐创作研讨会上,作为旁听的我十分意外地领略了他作为作曲家先声夺人的风采,那似乎正是关于他的一首乐曲,参与讨论的有专家、有领导、有同仁,其中一个小节有的说应该改,有的说不能改,他自己站在不能改一边,僵持处捧着乐谱索性大唱起来,肉身隐退,灵魂作主,一串高亢激越的音符于他单薄黑瘦的躯体里飞升出来,眉飞色舞,光彩丛生。于是你有些怔住了,也有些懊恼,一种被忽悠的感觉涌上心头,明明是一只蝴蝶,却眼睁睁看着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神采飞扬的布谷,餐风饮露,跃上枝头,告诉人们春天来了,快栽快割!流光荏苒,快栽快割!

是的,细数他勤奋的音符,盘点他辛劳的乐曲,你不得不承认,他真是一只催人奋进的布谷,无论是早期的《金风吹过白水河》,还是后来由宋祖英演唱的《春来了》,都根植于乡土家园的沃土,吸收民歌元素,用一颗赤子之心,谱写出了一支支礼赞家乡、歌咏乡人的优美乐曲。此外,对于培育新人,繁荣黔中音乐,他也作出了莫大的努力,我接手主编的《安顺文艺》,原本没有“黄果树之声”这一栏目,是他经过多方协调,于2006年开设了这个音



乌江

军魂(二章)

□刘毅

纪念碑

纪念碑,在一群战士倒下之后站立起来的塑像,像一棵苍松,挺拔而悲壮。

几个字浓缩了一个人的一生,一句话容纳了一本书的精华,一排浮雕就成了这群不屈灵魂的素描……各有不同的生平,各有不同的悲壮。枪林弹雨里永生、密林剿匪中长眠、和平时期献身……有的留下姓名、有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灼烫的灵魂,默默抛洒热血,悲壮奉献生命。

纪念碑,你是高尚和勇敢的注释,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少年看到昨天的壮烈、青年寻到今日的勇敢,更多的人渗透了闪光的信念。

纪念碑,是崇高者的丰碑、是奉献者的座标、是不朽人生的象征。愿我们每个人把它装进心里来塑造不朽灵魂的纪念碑!

军魂

硝烟刚刚散去,阵地上寂静了。
战士们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有的抽烟,有的趁着这短暂的寂

静写起家信,时间在这里珍贵啊!

突然,他们发现那片草滩上躺着一个人,啊!那是新兵,压在一个伤员身上,他已经牺牲了。

他的手中拿着日记本,草滩上飘飞着几页带血的诗稿;为了保护这位来前线锻炼的大学生,他的诗稿没有写完。

就在刚才,他还是阵地刊物《军魂》主编。

就在刚才,他还向战士们朗诵他的诗篇。

也就在刚才,一阵枪声,打破了他深深的构思。

呵,战士的诗,诗魂、军魂……



重·归·道·司·里

□徐成森

那时我家租了临海城关道司西侧杨宅的几间房子住。杨家大院的“台门”就开向道司里,读书呢?就在道司里北隅的哲商小学。从此我与道司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司里是一个广场,据说是旧时科举应试的考场。在我的记忆中,道司里好大好大;那儿绿草如茵,四周高树掩映,是“小老人”(临海话称小孩为“小老人”)们游乐嬉戏的好地方。广场东边,有座旧戏台,台底下是空的,有破门可供出入,正好做捉迷藏的游戏;躲在黑咕隆咚的暗处,有谁能找得到你?戏台后边高树并立,其中有一种树有绿色小果果名“沙扒子”,较绿豆略大,内有果核,外裹以含浆果皮,摘下来可作竹管枪的子弹。取一中通竹管,再制一与管径相当之竹签;先捅一颗“沙扒子”至管端,由另一端再捅一颗进去,“噗”的一声,空气压力把“沙扒子”弹出老远。广场东北侧有“黄泥塘”,内种芋艿茨菇;塘中有泥鳅,有黄鳝,还有水蛇。入夜,用麻杆点了火,正是捉黄鳝的好时光。小学门口挖了个沙坑,供上体育课用;沙是小学生用面盆到西门外江边端来的,那时没有汽车、拖拉机,什么车也没有。跑到沙坑里,伸一只脚,用沙埋严实了,再轻轻抽出手,就垒成个暗堡;挖几条小沟,则是战壕;找块破瓦片架上,那是跳板、桥。草地上有好多草,“蟋蟀”剪出两根须来,可用来逗引蟋蟀;伸过去拈几下再拿开,蟋蟀就得意地张了双翅大叫。有种“三棱草”,采来一株,两人各执一端,顺纹路撕开,看它裂成几根,可凭单双预测命运。草从泥地上有一个个小圆洞,那里面有虫;找根细草梗伸过去,见草茎一动,立即抽出,就能“钓”到一条胖嘟嘟的地蚕,地蚕又白又肥,可那颤颤挺大,显得凶狠。广场西侧,隔杨柳,虎龙街中段,长着一株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樟树极大,极高,浓荫蔽日,虬枝交错,树阴甚至伸到了道司里的边沿。樟树上有许多鸟,还有松鼠,大白天的,松鼠会爬下树来觅食,尾巴蓬松松,一翘,一翘。胆子大的人,爬上树去,有时能逮到小八哥,嘴壳还是黄的,能养活。我就养过一只,每天喂点米饭,豆腐丝。说是喂熟了,好好训练,可教会它说话。大学一年级时,根据这段生活,写了本小书,书名就叫《八哥》,1957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我出的第一本书。道司里是我儿时的游乐场,那里的玩艺儿永远是新鲜的,怎么也玩不完。有一种游戏,一块雨后刚干的泥地,两把小刀,就可以玩上半天。在泥地上划一条线,两人各认一端,用小刀使劲裁在地上,连出一条线来;两人的线相互包围,通道越来越窄;直到一方再出不了包围圈,算输。在那时孩子们心中,这些游戏可比什么都好玩。现在的娃娃,玩电动玩具、声控玩具、智能玩具,几家伙就玩厌了,又闹着要买新的。我们那会儿在道司里玩树、玩草、玩沙、玩泥、玩石头、玩黄鳝八哥、玩虫玩耗子,我们可以从没玩厌过。总是玩不够啊,爹妈喊吃饭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正玩得起劲,猛听得那边厢长声吆喝:“吃饭了……!”心中的懊恼没法形容;直到今天,想起当时的感觉来,似仍有“切肤之痛”。

告别了童年,当然不能再当泥孩子了,可也失去了那种疯玩的快乐。不过,一个新的时代也随之开始了。

1949年我小学毕业,考入浙江省立台州中学;适逢解放,道司里改名“人民广场”,南侧建起大门,上嵌毛体大字。但老百姓改不过口,还称道司里。部队入城那天,我正在草地上游戏。听见“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的歌声,蓦然回首,却见解放军步伐整齐正进入广场;那脚步声那进行曲竟令我这个十一岁小子热血沸腾;我几乎是直觉地感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为此兴奋不已。打那以后,道司里成了我心目中革命的“圣地”:群众大会,宣传动员,游行示威,联欢庆祝,都在道司里举行。广场北边,哲商小学门外不远处,用泥石垒了个大舞台,演活报剧、秧歌剧、腰鼓剧、话剧、歌剧;广场上表演千人秧歌,百人腰鼓,我都是排头兵。我们跟文工团一位叫“小杨”的年轻女战士学腰鼓,吃了饭就去学,星期天也不休息。小杨挺漂亮,一顶军帽扁扁地扣在后脑勺上,白布衬衫领子翻在军装外,精神极了。于是我们这些小八腊子也赶时髦,扁帽子扣后脑勺,白领子翻出来。还有陆青霜呢,后来成了知名的歌唱家,那会儿也来教我们唱歌。我的童声还没变,可好听了;在那舞台上,我独唱过《慰问志愿军小唱》,台下的掌声一浪又一浪。部队文工团在大土台上演出《刘胡兰》,演《九股山英雄》,演《小二黑结婚》,我一场都不拉下,每场必看。《九股山英雄》中全是打仗场面,配效果的竟是真枪实弹,卡宾枪朝天连发,炸药包就在哲商小学院子里实地拉响!十来岁的男孩子心中激动死了,羡慕死了:当兵多好,当革命战士多好!10月1日,临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道司里升起,我恭逢其盛;眼见红旗冉冉上升,耳听国歌嘹亮奏响,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宣布鸣礼炮,枪炮声大作,是真的架了榴弹炮、机关枪一个劲儿地放呀,炮和枪就架在原建成中学近旁的山梁上;枪炮声在群山中引起雷鸣般的回响,山鸣谷应,少年的心浪涛翻滚。

少年儿童队(现少年先锋队前身)一建立,我第一批戴上红领巾,冬令营、夏令营,我都是积极分子。从小队长当到中队长,从中队长又很快当了大队长。臂章上从一条杠到两条杠又到三条杠。杨家大院解放军参谋部的首长见了,摸摸我的头打趣说:“小家伙升得好快!我与文工团的演员们打得火热,为文工团客串小演员。部队调防时首长要带我走,我高兴得一宿合不上眼。可父母怎么也不肯,部队让一位参谋做了几次工作也没做通。此事我至今还耿耿于怀,如果他们当初不“拖后腿”,放我参军去,我的人生道路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啊!我们慰问军烈属,挑水扫地;我们为一江山战斗的伤员洗绷带,喂饭喂水;我们与解放军联欢,为他们跳舞唱歌。部队里有位首长叫顾正均,常带了部队与我们少先队员一起玩,唱歌,朗诵,闹得好欢。他给我们照了许多相,我至今还保留着好几张;照片背后,他用流利的钢笔字写:“赠给唱歌的人”。他说他的名字掉个儿,成了顾均正,便是数学家了;我回去一翻课本,数学书的编者果然是顾均正。部队首长可真有学问啊,连数学家也知道。我歌唱得好,在驻地战士中出了点名。有位叫仲群的战士来与我交朋友,我和他的友情日渐加深,两人的合影我一直珍藏。过了几十年,在我终于平反之后,我曾专程到浙江去找过他,还写了一篇怀念我和这位战士友谊的散文《日偏食》,发表在《散文百家》上。十三岁那年,我被破格聘为中队辅导员,初一的小队员们起哄了,他还是团员,怎么能当我们的辅导员?于是又被破格让我提前入了团。我好像同革命有天生的血缘关系,血液中有天然的“少共”基因。所以来后有人诬我“反党”,我就怎么也不想……

后来变化大了。1955年我离开我儿时的乐园、少时的圣地时,心头已遮起不一朵浓云。我是在一个下着微雨的早晨只身告别道司里离开临海赴杭高考的。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不过两年就出事,我再不能回临海,再回不去我的道司里广场了。

世纪90年代初,在离别台州三十五年之后,终于有机会重返故地,圆了我几十年来重归道司里的旧梦。那年初夏,应台州地区文联之邀,我去那里给文学青年讲学。会间,台中老同学专程陪我重游道司里。然旧址虽在,而旧貌已非。道司里已被新建占据,只剩下哲商小学前巴掌大一块空地了。可慰的是,奇迹般地,那座杨宅旧台门却居然还在,虽砖瓦脱落,而轮廓犹存,尚可聊作凭证,以供我缅怀当年道司里意趣横生和热火朝天的岁月。我站到门边,让人给照了一张相。门侧挂着一块“东方智力技术开发协会”的木牌,提醒我时间已迈至新的年代,旧物已然远逝,世界正走向未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